

编者按

自贸港文旅业态蓬勃生长,低空运动催生全新职业图景。本期《新360行》栏目聚焦两位山海飞行从业者:跳伞教练陈文启、滑翔伞教练陈毓德。二人因热爱奔赴山海,以专业为游客带来美好体验,把追风逐云的爱好转化为立身事业。他们扎根万宁、琼海滨海营地,借天空之美治愈游客心绪,也见证海南低空文旅消费升级。

新360行

跳伞教练陈文启: 生命在于腾空那一秒

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林博新

从4000米高空跳下来,是一种怎样的体验?

“高速公路会变成笔直的长线向远方延展,大海澄澈如蓝宝石,远处连绵青山铺展成一片翠绿,有时我们还会穿越云海。”这是陈文启和无数客人共同感受过的瞬间。

作为万宁日月湾翱翔跳伞基地的合伙人兼教练,陈文启的跳伞生涯已经走过14年。他15岁便因跳伞登上央视《开学第一课》,累计完成7000余次跳伞,曾斩获全国跳伞锦标赛奖项。从八一跳伞队队员转型商业跳伞教练,辗转国内多个基地后,他最终扎根万宁海边。

“国内的跳伞基地我几乎跳了个遍,海南所有海景跳点我都熟,万宁的景色是独一份的。”陈文启说。万宁这片海域,晴好时海水像打磨透亮的蓝宝石,云朵蓬松柔软,连落日都裹着独一份的橘色温柔。

他是个爱“穿云”的教练,碰到形态舒展的积云,总会带着客人往云里钻一程,雾气裹在身上的新奇感,是地面上找不到的独特体验。也正是这份恒久新鲜的山海景致,让他在日复一日的跳伞工作中始终保有热忱:“天天对着这样的天地,人很难麻木。”

地面停机坪上,穿戴整齐的教练们伴着直升机旋翼轰鸣声,和客人互道一声“加油”,大步走向飞机——这是每一次起跳前的固定仪式。对很多客人而言,这趟4000米高空旅程,从来不只是一次极限体验。

陈文启带过形形色色的客人:有刚高考完、想为人生新阶段打气的学生;有走出感情阴霾、和过往郑重告别的年轻人;有被情绪困住、渴望挣脱内心桎梏的人;还有怀揣思念,奔赴高空纪念亲人的。很多人把跳伞列入人生清单,攒了许久勇气才前来,对他们而言,这不只是一场游玩,更是实现一个心心念念的目标。

陈文启和团队在高空藏着一份浪漫创意:客人手臂会提前画上DIY彩绘,有人写下当下的时间,有人标注偶像名字缩写,有人留下一个关键词;自由落体瞬间,跟拍摄影师会缓缓靠近,从怀中掏出一朵玫瑰递到客人面前。漫天风声里突如其来的惊喜,成了许多人最难忘的高空记忆。



跳伞教练陈文启(左)与客人一起跳伞。

受访者供图

“永远不要给自己的人生设限,地面上实现不了的浪漫,或许在天上可以。”陈文启笑着说。

凭借带跳时饱满的感染力与十足热忱,陈文启在短视频平台积累了大量粉丝,单条视频播放量最高近700万,不少游客专程为他奔赴日月湾跳伞。他从未将这份工作视作单纯的谋生手段:“教练跳得多了容易麻木,慢慢把自己当成工具人,可对客人来说,这或许是一生仅有一次的体验。”因此每一次带跳,他都会拿出百分百的状态,带着状态良好的客人完成后空翻,开伞后引导客人亲手操控伞绳,尽全力将“自由”的感受传递给每一位体验者。

生命的重量,或许在腾空的那一秒才最为清晰。“自由”,是他视频里出现最多的关键词。在他眼中,跳伞的魅力不止于“酷”,而是跳出机舱的刹那,所有焦虑、压力、束缚都被长风抛在身后,人终于完全全属于自己。☞

滑翔伞教练陈毓德:

风过山海见自由

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林博新

风掠过伞翼,载着游客的惊呼与笑声穿越山巅与海岸,最终稳稳落在沙滩上。对陈毓德而言,滑翔伞的魅力不仅是刺激,更是风托着身体的松弛,是俯瞰山海的开阔,是顺着风的方向,把日子过成自己想要的样子。

陈毓德是琼海人,与很多滑翔伞教练不同,他并不是从小就向往天空的那种人。他的第一爱好是机车,但“怎么玩都离不开地面”。2018年,他在琼海越野摩托车俱乐部旁边的滑翔伞营地,第一次看见有人拉着伞在草地上跑,跑着跑着就飞起来了。他被那个画面击中了。

“就是觉得,人居然可以这样离开地面。”他说。

那股想飞的念头压不住,陈毓德当年就跟着师傅学起了滑翔伞,2020年元旦完成首飞,从初级A证到可以带客的中级B证一路考下来,2023年来到万宁正门岭驻场,一待就是3年。

留在正门岭,首先是因为这里的风与景。陈毓德飞过大大小小的滑翔伞场地,在他看来,正门岭的断崖场地十分罕见。不同于有些地方的场地一到中午就冷热气流交替,伞身颠簸起伏,正门岭的风墙稳、升力厚,飞起来

平稳又舒展。“空中很凉快,很舒服。”他说,脚下就是山与海,抬头是天,低头是浪,是少有的既能看山又能瞰海的正规无动力滑翔伞场地。

滑翔伞是名副其实“看天吃饭”的运动,风是最核心的密码。没有固定的营业时间,每天的飞行时刻全靠预报和现场判断,客人出发前还要再核对一遍实时风力。“风是看不见的,要亲自去试它。”陈毓德说,每次带客飞行前,他都会先单人试飞一趟,探清楚空气中的气流稳不稳、升力够不够,确认安全了才会带客人起飞。风乱、天气不对,哪怕客人等得再久,也坚决不飞。飞得多了,他还练出了“观天象”的本事,看看云的走向、感受下空气的温度,就能判断雨会不会来、风会不会变。

去正门岭飞滑翔伞的客人,九成以上是年轻女性,大多从小红书“种草”而来,以北京、上海、四川等地的游客居多。很多人专门冲着无动力滑翔伞的“野趣”来,觉得动力伞少了从山崖纵身起飞的仪式感。

第一次飞的人,起跑的一两分钟难免攥紧拳头紧张,可只要升空两分钟,害怕就全变成了压不住的惊喜。

一次常规飞行只有8到10分钟,可在空中的人总觉得时间格外漫长,“坐久了腿都麻了,还没到10分钟,和地面上的时间感完全不一样。”他说,也有回头客,上次遇上风弱飞得太短,特意再跑一趟,就为了安安稳稳飘在天上,把这片山海看个够。

飞了两三千次,陈毓德从来没觉得腻。“喜欢它就不会腻。”他说,每天的风都不一样,气流不一样,看到的光影景色也不一样,永远有新鲜感。没客人、天气不好不能飞的日子,他就骑上越野摩托到处逛,“当然不能委屈了自己”。

骑车是陈毓德纯粹的爱好,飞伞是把爱好做成了工作,既能天天守着山海看风景,又能支撑生活,已经足够称心。在天空的那几分钟里,风是他的引擎,海是他的背景,而他是这片天空里最自在的人。☞

滑翔伞教练陈毓德(左)带客人一起飞翔。

受访者供图

